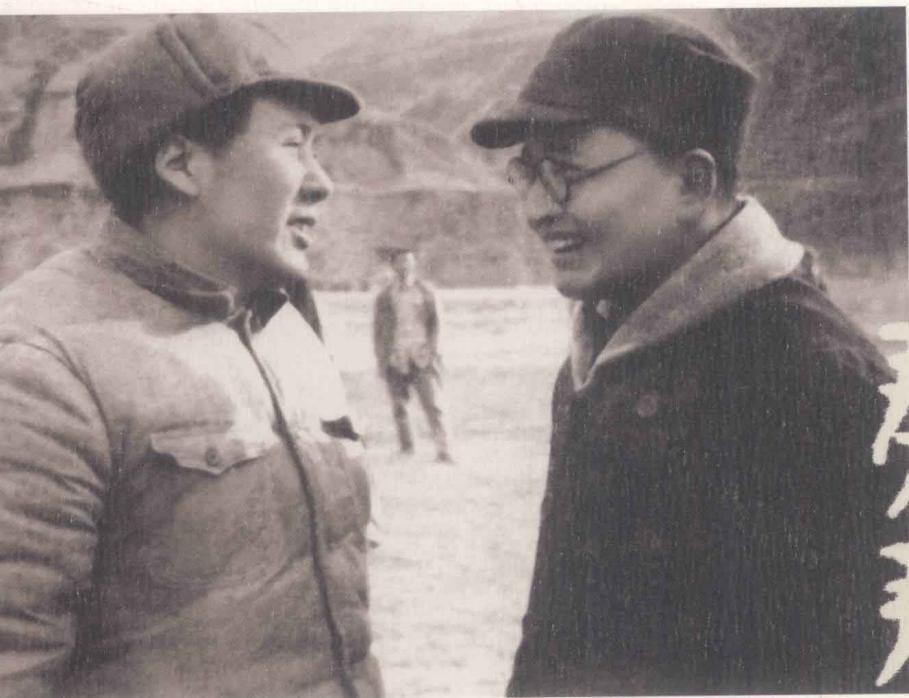


大風出版社



# 秦邦博古和毛澤東

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

秦福銓

著

# 博古和毛澤東

——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

秦福銓 著



大風出版社



# **博古和毛澤東**

## **——及中華蘇維埃的領袖們**

---

**編 者：**秦福銓

**編 輯：**楊 宏 李玉娥

**美術設計：**廖 煊

**出 版：**大風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置富道 11 號 3 樓 A 座

電話：(852) 2550 8911 傳真：(852) 2550 8711

網址：<http://www.strongwind.com.hk>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78-988-17302-0-6

**出版日期：**2009 年 3 月第一版

**定 價：**港幣 88 元

---

**香港總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浦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新加坡總發行：**商務印書館（新）有限公司

211 Henderson Road #05-4, Henderson Ind. Park, Singapore 159552

Tel: (65) 62783535 Fax: (65) 62786300

© 大風出版社 2009

Strong Wind Press 200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前言

我父親秦邦禮（又名楊廉安、楊琳）是博古（秦邦憲）的胞弟，生前任國務院對外經委副主任、黨組書記，無錫人。14歲到錢莊當學徒。1924年在秦起同志領導的無錫錢業職工會任執行委員。1927年隨嚴樸同志（嚴慰冰的父親）在無錫搞農民「秋收起義」。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尋找黨組織，在商店當店員。1930年博古、劉群先從蘇聯回到上海，推薦我父親給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雲。1931年經嚴樸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商人的公開身份，經營商店、出租房屋、掩護黨的重要機關和作聯絡站，從事黨的地下活動。1931年9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原中央機關部分人員撤離上海前往中央蘇區，兼中央特科科長的陳雲同志派我父親前往汕頭設點，迎送過往的中央和軍委領導人，同時為蘇區採購急需物資。周恩來、張聞天、陳賡等都是經我父親中轉護送前往蘇區。1933年博古、陳雲去蘇區也是由此中轉。

1935遵義會議後，中央派陳雲、潘漢年去共產國際彙報。6月陳雲和嚴樸回到上海，找到我父親，利用聯絡站作立足點恢復中共上海組織的秘密活動。8月下旬，陳雲、嚴樸、我父親共乘同一艘船前往海參威，又乘火車住在一個包廂裡到莫斯科，在20多天的旅途中，從陳雲、嚴樸的談話中瞭解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到莫斯科後，三人同在列寧學院學習。陳雲進了中共代表團，為正式代表；嚴樸兼任共產國際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我父親也被吸收為黨史研究室成員，接觸到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來往的一些文件，還



博古

親眼看到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共中央軍委召開的幾次會議，給共產國際的報告。

1937年夏，陳雲派我父親提前回上海，準備迎接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回國，但隨著戰爭的發展，蘇聯決定派飛機直接經迪化送代表團回延安。於是陳雲命我父親結束在滬的商業活動，資金轉交武漢辦事處回延安工作。由於戰亂商鋪一時售不出去，接陳雲電催父親只好隻身先回延安，

1938年春再度赴上海，結束業務，經武漢回陝北。碰巧遇到了張國燾事件，受李克農指派參與看管張國燾一宿，瞭解到一些內情。

1938年陳雲派我父親去香港協助廖承志、潘漢年工作，任務是：轉運保衛中國同盟轉來的募捐款和物資；做好秘密財政工作，親自將組織上交給帶往香港的黃金和外幣（如美金、英鎊等），兌換成法幣或銀元以華僑捐款的形式匯回；利用商業活動掩護物資採購，按組織下達的採購清單，購買根據地急需的物資，與華僑捐贈的物資一起運往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當時博古在長江局工作，住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我父親每次押運物資去武漢並收回黃金就住在辦事處。兄弟二人才能有機會長談。博古在這些談話中，講到了在蘇區的工作、遵義會議及周恩來的談話。

正是由於父親這種獨特的經歷，使他知道不少與博古有關的事情，而其中有很多事實與我們建國後公開宣傳的多有出入，他悶在心裡不好給別人講，就給我講講。也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後來就有意識地做些記錄。

1948年我從香港到達哈爾濱，陳雲同志安排我去東北老航校工作（參軍搞航空）。我在哈爾濱住了幾天。在這期間我幾乎天天去看望病中的嚴樸同志，聽嚴伯伯講了30年代在「江西蘇區」發生的一些事情，特別是「寧都會議」、「九月軍委會議」和「六屆五中全會」等，使我印象深刻。

1953年我到上海出差，順便去看望肖伯伯（潘漢年），他留我在他家住了幾天。晚上我問起他「遵義會議」的事情，他感慨地說：「是我去莫斯科彙報的，已經過去18年了。六中全會饒漱石批評我是自由主義，可是人不能不說話，只要不是危及黨和國家利益的話，我看也不必自我約束得那麼緊。就比如你提的問題已保密18年了，寫書寫文章的也不少了，但不真實，我今天就告訴你真相，因為這是你伯父一生最關鍵的事，你有權利知道」。於是她詳細地告訴了我關於遵義會議及湘江之役的情況，以及他所謂的「小故事」，即周恩來與博古的一次重要談話。

當然，告訴我真實故事最多的，並把我已經知道的事連貫起來的是我父親。1955年得知潘伯伯被收審後，父親心情很沉重，只說了一句話：「又是一個項英」。1959年廬山會議後，父親十分感慨地說：「這頂帽子懸在彭總頭上已經30年了」。60年代初，當父親得知毛澤東提出柯慶施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憂心重重地說：「一個康生就夠『熱鬧』啦，又來一個，中國共產黨厄運將至，我們也是在劫難逃啦。你不是老想問一些事情嗎，你把問題集中一下，過幾天我有空了告訴你」。

1964年父親心臟病犯了，住醫院期間斷斷續續給我連續寫了兩封長信，提綱式地告訴了一些沒有說完的故事，可惜這些信在「文革」開始後，怕被紅衛兵抄走，藏在什麼地方也覺得不妥，最後只得忍痛燒了。但是，我很理解父親，他多次給我講述過去的「往事」，就是希望我把這些真實的歷史記下來，傳下去。將來有一天能公佈於世，而不致於永遠

成為秘密。

我的這篇《往事記憶》，就是想把我一生中聽到的父輩們講的一些「歷史故事」，而其中有些故事是在我們現在看到的黨史中沒有明確闡明的，或者被「遺忘」的，或者被誤記的，在此作為「補遺」，供讀者參考。

「年難留，時易損」。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20多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時代在前進，半個多世紀前發生的歷史，再不應該被掩埋、被遺忘、被虛構了，應該去塵土、露真容、還歷史以真實。

本書中的內容，正如上面回顧的，是我幾十年間從各個知情人士聽來的，有些是相對完整的，有些是零散的，我做了整理、連貫使其完整，並查閱了大量黨史資料，核對日期。特別要指出的，有關遵義會議後，在「雞鳴三省」的地方，周恩來和博古的那次重要談話，我認為對研究中共黨史有很重要的價值。這次談話的內容來源於我父親和潘漢年兩條線索，現在我把他寫出來，雖然不可能做到每一句話都是周恩來的原話，但儘量做到傳達出當事人的原意。

由於歷史原因，中共在蘇區和長征時期的文獻大多損失了。使得這段歷史的研究很難找到實證。所幸共產國際的文獻在莫斯科和北京都保存完好，一旦這些文獻開放，相信本書很多內容會得到證實。

我相信有價值的歷史資料首先要真實。

秦福銓

2000年2月26日



## 前 言

I

## 目 錄

### 第一章 臨時中央

1

六屆四中全會	4
臨時政治局	5
寧都會議	9
博古和陳雲的一次談話	13
六屆五中全會	16

### 第二章 博古在中央蘇區

21

反「羅明路線」的來龍去脈	23
批判鄧、毛、謝、古	30
共產國際反右傾運動	33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35
博古抓教育工作	39
八一建軍節	44
博古和毛澤東的關係	46
博古的錯誤	49

<b>第三章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b>	53
第四次反「圍剿」後的形勢估計	55
九月軍事會議	57
黎川失守	60
十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62
福建事件	65
前敵會議	69
四人會議	73
筠門嶺失守	75
廣昌保衛戰	78
六路分兵拒敵	81
<b>第四章 中央蘇區戰略大轉移</b>	83
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大轉移	85
說服毛澤東同意大轉移	91
大轉移的準備工作	92
中央在蘇區的最後一次會議	94
毛澤東要留在蘇區	96
毛、張給大轉移留下兩頂「轎子」	97
長征開始，突破三道封鎖線	99

湘江之戰	101
<b>第五章 遵義會議前後</b>	<b>107</b>
遵義之前的三次會議	110
遵義會議	114
博古的困惑	122
周恩來、博古一次重要談話	124
<b>第六章 博古和潘漢年</b>	<b>133</b>
王明和博古約定潘漢年為聯絡員	135
派陳雲、潘漢年去共產國際彙報	140
潘漢年、張浩受命回國	142
博古與潘漢年臨別前的一次談話	150
<b>第七章 季黃冤案和西路軍</b>	<b>157</b>
寧都起義後的季黃冤案	159
決定西路軍命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164
李特、黃超遇害	168
李先念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	170

## 附 錄

177

一、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提綱）／博古	179
二、秦邦憲（博古）簡介	184
三、劉群先簡介	187
四、張越霞簡介	189
五、秦邦禮（楊琳）簡介	191
六、潘漢年簡介	193
七、嚴樸簡介	195
八、有關「故事」來源的說明	197

## 後 記 / 李海淵

207

# 第一章

六屆四中全會  
臨時政治局  
寧都會議  
博古和陳雲的一次談話  
六屆五中全會





關於「臨時中央」的「臨時」二字，博古有不同看法，他在延安整風時寫的〈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提綱）〉中提到「為真理起見，我不得不聲明，『臨時』兩字在上海時未聽見的，遇中央委員多的地方交出來，亦未聽見說過」。不過中共黨史歷來都使用「臨時中央」或「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提法。這個問題如果查證一下共產國際當時的批准文件，應該不難搞清楚，可惜我們沒有條件核實，所以仍然沿用延安整風以後的習慣提法。

1931年9月，博古臨危受命，挑起了臨時政治局負責人的擔子。臨時政治局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在最初的一年裡，臨時政治局僅僅是共產國際和蘇區中央局之間的「傳聲筒」。1932年10月寧都會議的召開，共產國際的一紙電文明確臨時政治局為臨時中央，從而使博古實際上成了中央最高領導。

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在後來的黨史上經常是避而不提的，通常只提「四中全會」和「六中全會」。其實，如果說「臨時政治局」由周恩來和王明指定，獲國際承認是合法的，只是「手續不完備」，那麼，「五中全會」及其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既獲國際承認，又「手續完備」，應該是正式的中央領導機構，而不應再稱為「臨時」。而且這一屆中央政治局一直到1945年「七大」才改選。「五中全會」的存在是客觀的，不應從黨史中抹去。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四中全會時毛為政治局後補委員），這為遵義會議上毛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做了鋪墊。



1938年博古與毛澤東在延安合影

## 六屆四中全會

1931年1月7日，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9日，選舉產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共九人：向忠發、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陳紹禹（王明）、陳郁、任弼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七人：羅登賢、關向應、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劉少奇、王克全。10日，向忠發主持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三人為政治局常委，向忠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會議剛結束，羅章龍就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及部分機關黨組代表、省市黨委代表共17人。會議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召開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要求中央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矛頭直指周恩來同志，認定四

中全會犯了「右傾調和主義」的路線錯誤，主要責任者周恩來，曲解國際路線，對立三路線錯誤搞調和主義，明確提出要驅逐周出中央委員會。接著又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員會」。使情況越演越烈。中央忍無可忍，終於在1月27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做出了《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關於開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王飛同志中央委員等問題決議案》。<sup>①</sup>

隨後被開除中央委員會的有：史文彬、唐宏經、韓連會、沈先定。接著，中央機關黨組織開除了張金保（女）、徐蘭芝（女）、徐畏三的黨籍。各省、市、區也紛紛效法，開除了李震瀛、吳雨銘、張金刃、蔡博真、錢靜安、魯鐵成等人的黨籍。罪名是「托陳改組派」。開始時，凡參加「中央非常委員會」的人，一律開除，後來凡被戴上「托陳改組派」帽子的人，也都開除。對這股「開除風」，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郁和徐錫根站出來說話，批評向忠發是極左思潮，搞「左傾擴大化」，對犯錯誤的同志統統「開除」，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對此，在1月30日至1月3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周恩來的提議，免去陳郁、徐錫根政治局委員職務，送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同一會議，還決定撤消犯有貪污罪行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溫裕成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由博古接任團中央書記。

至此，六屆四中全會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減為七人，政治局候補委員減為五人。

## 臨時政治局

1927年「八七」會議號召農民起義後，中國革命的重

---

<sup>①</sup> 二王都保留了黨籍。

心開始由城市轉到農村。一年光景，全國出現了大大小小由佔山為王，到成立蘇維埃政權的蘇區，不下幾十個。其中以湘贛閩、鄂豫皖、湘鄂西三大蘇區面積較大，尤以湘贛閩（江西蘇區）為最。各蘇區的工農革命軍在戰爭的錘煉下，也不斷發展壯大，估計當時全國紅軍總兵力約在 25 萬人左右。但是不足之處是兵力分散，尤其是組織不統一，即便是在一個大蘇區中，幾個紅軍部隊也互不隸屬，各有山頭，而且軍隊和地方之間的矛盾亦日趨嚴重。對此，周恩來同志及時提出以三個蘇區為基礎，成立「方面軍」，由中央軍委統一領導。接著在 1930 年 9 月 29 日，六屆三中全會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又提出中央必須緊緊掌握方面軍的指揮權，因此必須「就近領導」，成立蘇區中央局和蘇區中央軍委。10 月 3 日在六屆三中全會的第二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江西蘇區為中央蘇區，設立蘇區中央局。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余飛、袁炳輝、朱德和當地一人組成蘇區中央局。任命周恩來為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但不久情況有了變化，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要來上海，解決李立三的政治路線問題，要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周恩來暫時不能離滬，於是 10 月 17 日的政治局會議又做了變動，決定先派項英去江西，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蘇區中央局成員也調整為：項英、周恩來、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吳振鵬、余飛及當地二人組成。

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的 1 月 30 日到 31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任命常委周恩來兼任中央軍委主席；通過了成立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和湘鄂西蘇區中央分局；任命張國燾為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任命夏羲為湘鄂西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這次會議名正言順地把三大蘇區的領導權和三大方面軍的指揮權，統一到了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周恩來手中。

這次會議還因為原江蘇省委書記王克全被開除黨籍，決